

流亡者的脚印

刘明法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读书文库
老书虫
PDG

不应忘却的“脚印” 黎风

——写在《流亡者的脚印》前面

刘明法同志送来他的小说创作《流亡者的脚印》，叫我为它写一篇序。说写“序”，我是不敢当的。但我读了这部小说以后，倒想说几句话，以报谢刘明法同志的厚意。

这部小说是以 40 年代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的。但是，急速流逝的时间，犹如奔腾不息的巨浪，早就把那些年代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撕肝裂肺的痛苦折磨，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理想追求，都一浪接一浪地卷走了，卷得无影无踪。当今的青少年哪里知道这神州大地上还有血与泪，爱与恨交织的过去；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怕也对于那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非正义、真理与邪恶进行搏斗的过去，有些淡忘了。即使偶而回首往事，也免不了感慨万端吧。但是，可喜的是：刘明法同志现在把《流亡者的脚印》这部小说摆在我面前，在纸面上再现了那过去不平常的生活，展示了那过去走的“脚印”。这“脚印”，并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也不仅仅是书中流浪者和抗争者的；而是显示了我们民族和人民过去遭受屈辱与苦难的“脚印”；流着泪，滴着血，迈开双腿寻求光明与自由，民主与幸福的“脚印”；高举着火把与

宝剑去和黑暗残暴势力决死搏斗，以创建新世界的“脚印”。这样的“脚印”，当今的青少年朋友应当了解，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更不应忘却。当我们在纸面上看到“流亡者”从苦难到抗争和追求的“脚印”时，认真思考一下，也许可以从中悟出一点社会与人生的真谛。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揭示历史现实生活的真实的。因此，这部小说写的虽然是40年代祖国大风暴中的一鳞一爪，是我们民族和人民求生存，争自由，盼解放，创新天斗争的一场一景，但它的题材与人物形象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是那个时代生活斗争的反映。特别是：这部小说带有自叙传的性质，写的是作者经历过、看到过、感受过的生活。因此，它的最大优点是真实。有真实，“善”才可信可赞，也才有生活之美，人情之美，艺术之美，从而作品才有艺术生命。而真实又与朴素美不可分离。因为真实不需要粉饰与做作，不需要瞒和骗，只要老老实实地写，老老实实地写而已。这是本小说的又一优点。

当然，小说作为艺术创作，也是无止境的，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可以用不同的艺术标尺来衡量。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本书的作者是会在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精益求精的，用不着我来说长道短。何况聪明的读者有自己的鉴赏标准和评价。

1993.11.4.于陕西师大野草书屋

目 录

楔子	1
(一)	入塾	4
(二)	最后的一课	9
(三)	亡国恨	16
(四)	洪水泛滥	22
(五)	洗劫一空	32
(六)	饥馑年	38
(七)	雪中送炭	43
(八)	投奔革命抗日队伍	52
(九)	深入虎穴	63
(十)	传递情报	68
(十一)	巧炸日寇弹药库	74
(十二)	日寇投降	82
(十三)	智斗敌顽狱吏	88
(十四)	出狱	96
(十五)	情窦初开	101
(十六)	依依惜别	109
(十七)	初出茅庐	115
(十八)	从军深造	121
(十九)	赴朝参战	128

楔 子

伟大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约古宗列渠流出，一泻千里，象脱缰的野马，似咆哮的巨龙，气势磅礴，汹涌澎湃地奔向东方大地，冲向黄海，冲向烟波瀚渺的西太平洋！多少个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它奔呀，流呀！奔腾不息地奔流着。在亚洲东方这块古老而又富饶的土地上奔流着……啊——！它记载着我们伟大民族的多少兴衰和演变，又镌刻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多少欢乐与苦难啊！……地处黄河下游的河南省，象一个听话的孩子，就静静地睡卧在她那宽厚博大的怀抱里，吮吸着她那甜美的‘乳汁’，聆听着她那凄婉雄浑的催眠曲儿。

河南省——这个号称中原，面积 16 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末民初以来，盗匪蜂起，灾祸频仍，贪官污吏，鱼肉乡里。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水、旱、蝗、汤（注一：即当时国民党战区长官汤恩伯），接踵袭来，仅黄河决口一项，就淹没九百万亩良田，死亡 47 万多人。加之，日寇铁蹄的残酷蹂躏和疯狂掠夺，中原的半壁河山，便毁于一旦，豫东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万虎子就生长在这一多灾多

难的地方——太康县万家寨。

万家寨位于县城郊区，紧靠公路，交通便利，绿树环绕，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小村庄。村里约住百十户人家，三、四百口子人。其中有两、三户中小地主，一户富农，其余全是缺吃少穿，靠租田种地过日子的贫苦农民。当地曾流传一首民谣：“万家寨，万家寨，农民年年吃糠菜。逢灾穷人卖儿女，丰收喂肥土老财。自从来了东洋兵，拖儿带女逃关外。”1938年那阵子，抗日的号角已经吹响，抗日的烽火，已经燃遍了辽阔的中州大地。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和志士仁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拿起枪来，抗击日寇的入侵。豫东的黄泛区芦苇丛中，也建立起新四军豫东军分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积极进行反“扫荡”的艰苦斗争。小虎的父亲就加入了这个行列，从事着秘密的抗日活动。

小虎的父亲名叫万振宇，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读书人，排行老二，读过淮阳二部师范，受过“五四”运动的影响。所以，思想比较进步，办什么事，也较开明，“大革命”时期，他搞过剪发，放足和打神运动。加之，他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卖国行径，极为不满，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劳苦大众的悲惨遭迁却非常同情。幼年的虎子，在这种家庭中长大成人，耳濡目染，不免要受到一些影响和薰陶。因此，他小时候，常常把自己的白馍馍，偷偷地分给穷小朋友吃。如果路见不平，即上前援助弱者。

小虎幼年的时候，长了一对明亮的圆溜溜的大眼睛，胖乎乎的苹果似的小圆脸上，生了一对可爱的小酒窝儿。既机灵又调皮，谁见了他，都想逗逗他。有一次，他隔壁的叔叔，逗他玩耍，用手指捏着他的小鸡尕尕（生殖器）说：“叫叔叔！”

“不！你越捏，我越不叫……”小虎撅起萝卜头似的小咀，歪着头似笑非笑地喊道。

“你不叫，我不撒手……”叔叔蹲下身子说。

小虎急中生智，用力打开膀胱的闸门，“嗖”地猛尿，射了叔叔一手，一脸……他趁小叔用手擦脸之际，逃之夭夭。惹得在场的人们，捧腹大笑起来。有的女人前仰后合，还笑出了眼泪，发疯似地狂笑着。

小虎不仅天真活泼，顽皮捣蛋，而且聪颖过人，记忆力特强，所见事物，确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因此，深得爷爷奶奶的宠爱和乡里乡党的称赞。

小虎的爷爷万兴太，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每晚从店铺回家，总要带些好吃的东西。诸如花生、烧饼、洋糖、牛肉之类的吃食。总叫虎子去吃，分享他们的快乐。后来奶奶干脆让虎子和自己睡在一起，替她挠挠痒背，暖暖脚丫。这一来，便引起了他们父家的堂姐的嫉妒，说爷奶偏心眼儿，重男轻女……她也争着要睡在奶奶的房里。可是，爷奶说什么也不答应她，把她气得呀！小眼鼓得象青蛙的眼睛似地，碎牙咬得咯嘣嘣地直响。

小虎五岁那年的秋天，已能滚瓜烂熟地背诵十几首唐诗啦，什么“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哪……并且认识了不少汉字。小虎的爷爷万兴太为了耕读传家，重振家风，不惜高昂的学费，以每季一石小麦，把小虎送进了附近的一间私塾学堂去受教育，诵读诸子百家，五经四书。

入 塾

万兴太送孙子上学的这天，天气格外晴朗，碧空万里，秋风送爽，桐树上金黄色的叶子，被柔风轻轻地拂过，唰唰地飘落一地。几只调皮的鹊儿，在大门口的红色枫树上，跳着叫着，吱吱喳喳，来往穿梭，好象在向虎子祝贺新生活的开始似的，又象在炫耀自己的自由生活。

一大早起，祖孙二人吃过早点，穿过街巷，来到了学堂跟前。只听里边传出了一阵阵琅琅的读书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朱卫，蒋申韩杨……”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传向四方，飘向云际。这声音，象一曲和谐悦耳的乐章，让人陶醉，令人痴迷。

“爷爷，你听！……”虎子微笑着对万兴太说。“念书哩！”

好听吗？”爷爷反诘道。“里边有许多小朋友哟！”

“那太好了！——我表哥他们呢？……”

“也在里面——记住，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等过年时，我给你买老大老大一串花炮。哈哈哈”万兴太拍着虎子的头顶说。

虎子听了爷爷的许诺，心花怒放，高兴地又跑又跳，心想一步迈进学堂的门栏。

其实，这间学堂，并不象个学堂的样子，倒象一间龌龊简陋的厨房。它是由一座破旧不堪的田家祠堂改建的，房子很大，可窗户却很小，且泥墙赛过锅底，黢黑黢黑的。屋里的光线极暗极暗，一遇阴天下雨，学生还得点燃蜡烛念书，写字。另外，学堂里的桌凳，高低不齐，大小不一，规格十分庞杂。多是学生从自己家中带过来的旧货。再说，这几十个学生，年龄有大有小，文化有高有低，参差不齐，课本各异。因而，有读《三字经》的，有念《论语》、《孟子》的，也有读《百家姓》的……除此之外，教学方法也过于刻板。老师教过之后，整天让学生呆坐在自己的书桌边，机械地背诵、朗读。老师则坐在旁边监督或打瞌睡。至于他教的课，学生懂与不懂，他才不管那许多呢！——只要把钱混到手里就算完事。美其名曰：“先背诵，后开讲。”嗨，真是误人子弟，骗人钱财！可是，就这号老师还不好找哩！——你没听人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娃儿王嘛？”在旧社会里，教书虽不是唱戏，修脚的下九流，但却清苦万分，既无社会地

位，又与钱权无缘。那么，谁愿意干这种差使呢？——只有那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象孔乙己一样的文人墨客，才会借教书来混碗饭吃。

万兴太领着虎子一走进学堂的大门，便看见坐在一把破旧太师椅上的丁老师，正在闭目养神，打盹。

“老师，嘿……我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万兴太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谦和地说。

“好好好！老兴呀。”丁老师打个哈欠，急忙站起身来笑道。“太好了！快……请坐，请坐。”

这时，顽皮的虎子，看见身边的陌生老师，心里直发怵，肚皮里好象有几只小兔在蹦似地。心想：这家伙咋这么胖哟？简直象个汽油桶。看那宽宽的脸盘上长的净是横肉，好吓人哪……其实嘛！丁老师是一位好人哩。“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他有点象黄河里的水——“面恶心善”，教了几十年私学，很少用戒尺抽打过学生的手心，学生每遇困难，他都解囊相助。“有教无类”嘛！他是一个失业的文人，读了不少孔孟的书，据说还当过什么翰林院呢！……后来，满清一倒，科举废除，他就吃不开了。只得手执教鞭，与学生娃娃为伍。虽然其貌不扬，可是，他却是个正直的，胸有城府的人，眉头一皱，两只小眼一眯，便计上心来。他心里的道道呀，比钞票上印的花纹还多呢！

“你今年几岁了？嗯。”丁老师走到虎子面前，猫下腰去和蔼地问道。

虎子瞪大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瞅瞅爷爷，看看老师，也不答话。忽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唉……别怕，别怕！——问你几岁了？哭什么呀？当学生，可不兴哭鼻子哟！嗯。”丁老师歉疚地哄劝道。“嘿……小家伙，挺有意思的。”

“哭什么？——门里猴！嗯。”万兴太抚摸着虎子的头顶笑道。“快！告诉老师。你几岁了？”

“五岁半了。”虎子抹了一把眼泪低声回答。

“这不结了吗！”万兴太笑道。

“愿意念书吗？嗯。”丁老师追问。

“愿意！——我……都会背唐诗了。”虎子捻着自己的衣角，歪着头儿羞怯怯地回答。

“那好呀！哈……我收下你这个徒弟。——告诉你，今后在学堂里可不许哭，要用心读书哟。不然的话，我要打你板子，罚你跪哟！”

“嗯！”虎子点点头。

“快——还不拜过老师。”万兴太给虎子递个眼色后说。

虎子抬起头来，机灵地望望爷爷，又瞧瞧威严的老师，蓦地趴在地上，象小鸡啄米似地一连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又站在爷爷的身边。这一动作，逗得满屋的学生，哄堂大笑起来，连胖老师也笑得前仰后合，惬意开心，脸上象绽出了一朵桔黄色的君子兰花。

“行啦！明天就来上学。”丁老师说毕，把脸转向万兴太问道：“这孩子叫啥名字？”

“万双虎。”万兴太脱口而出。“你看行吗？……因为他排行老二。”

“好，好！——福禄双至，虎虎有生。嘿……来，我给他一本《三字经》！”丁老师从抽屉里取出一本薄薄的小书，交给万兴太。“回去请你替他包个书皮子。”

“好好好。老师想得真周到。”万兴太双手接过书说。“谢谢，谢谢！”

“虎子，要用心念书！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胖老师语重心长地叮咛说。

虎子从爷爷手中要过书来，翻阅着，“哼”了一声！

“老师所言极是。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容易哟！家父念了一辈子书，才中了个举人，治买了现在这几亩薄田……哈……”兴太说着，带着自己娇爱的孙子，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学堂的门栏。

这时，嗡嗡嗡，一阵飞机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地传来，划破了乡村的宁静。忽然，一架机翼上涂着日本国徽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一会儿，从房顶俯掠而过，向北方飞去。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跑到院里，仰脸观看，并指手划脚，嘁嘁喳喳地说个不停，争论着对时局的看法。

“都回屋去！——有啥好看的？！嗯。”丁老师吼道。其实，这位胖老师的心里，也不好受。他担心战局的突变和日本鬼子的到来……

(二) 最后一课

入秋以来，霪雨霏霏，一下数日，河槽里涨满了黄泥巴水。平地上也积水没胫，哗哗地流向洼处，流入河槽。穷人家的草房里滴滴哒哒地不停地漏雨，被子淋湿了，衣服漏湿了，柴禾也潮了……有的几口人抱成一团，筛缩着龟缩在较干的墙角边。有钱人家的狗，夹着尾巴在房檐底下埋头睡大觉，一动也不动。特别是夜间，村里死一样的寂静。

这天，刚刚黎明，太阳就从东边的云缝里露出了一丝笑脸。天空放晴啦！你知道，人们该有多么地高兴啊！有的出来伸伸懒腰，有的扛上铁锨在院子里挖沟排水……小孩们在水中跳着，叫着，在打水仗，象可爱的麻雀一样。这时，忽然从北边天上飘来乌云似的几堆小黑点，摆成“品”字形，嗡嗡地怪叫着，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妈的，日本的飞机又来了！”万兴太提着铁锨叫骂着，跑出大门。“大家注意防空！”

“不要紧！——你瞧，飞多高！兴许是鬼子的侦察机。”隔壁的王二叔接过话茬说。

“听人说日本人都打到安阳啦？！……”万奶奶凑上来搭讪说。“是真的吗？”

“谁知道呀！——有的人还说打到开封了呢！——嗨，那么多中央军，连个小日本也打不过，

真熊包。娘的！光知道要粮派款……”王二叔搔搔头皮，咳嗽两声，狠狠地吐了一口浓痰。

“他们这些孬种！嗨，光会欺压咱老百姓。刮地皮……哼！一打起仗，比兔子跑得都快！人家说，刘峙这家伙，一夜跑了八百里，嘿……人都叫他长腿将军哩！”万兴太高声忿忿地说。嗓门象只破锣似地。

“嗨！——说来说去，还是咱们百姓遭殃。”万奶奶用拐棍捣了几下地面说。说毕，迈动颤巍巍的小脚走开了。

“哎——听说咱县北边有彭雪枫的队伍啦！……”王二叔小声问道。“你老听说没有？——红军，就是以前的红军。”

万兴太摆摆手，眼往四方一扫“嘘——！闲谈莫论国事！”

.....

这时，门边的大枫树上，“唧唧”叫了几声，惊得大伙不约而同地向树上望去。万兴太一见是虎子在抓“知了”，无名火直冒：“小虎！早上不背书？！……光玩哩！——快回家。”

虎子“嗯！”了一声，象只精灵的小猴似地，嗖地一声，从树上跳了下来，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生怕爷爷拧他的耳朵，揍他的屁股。

虎子走进房子，在桌子上取了一只玻璃茶杯，把手中的“知了”，往下一扣，便从书包里掏出《三字经》来，坐在桌边的园凳上，高声朗读起来：“人

之初，支小锅。性本善，炒鸡蛋，学生吃，老师看，急得老师一头汗……”这时，姐姐端着饭菜走进房来，听到虎子瞎念，便呵斥道：“胡念！——谁给你教的？嗯。错了！嘿嘿嘿。”

“咋——？！我同桌教给我的。”虎子瞪大麻泡似地圆眼，惊诧地望着姐姐。

“他捉弄你的！——看叫老师听到，不打你才怪呢！——那是骂老师的，懂吗？”

“啊——！那咋念呢？”

“咋念？——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会，记熟！不要随大流，瞎起哄。瞧——”姐姐放下菜碟，把书拉到跟前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知道了吧？哼。”

“知道了！姐姐。”

“苟不教”的‘苟’咋写？”姐姐用期待的目光问道。虎子信手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大“狗”字，惹得姐姐哈哈大笑起来，用手指点了一下虎子的额门说：“你呀！净操心玩！不是捉‘知了’，就是扒蛐蛐……”

“好啦！好啦！快吃饭吧。——吃毕饭好去上学。”万奶奶端着馍馍走进屋来催促道。

这时，万兴太也回来了。放下铁锨走进屋来。用威严的目光，扫了一下虎子，便坐在了中间的位置上。

万兴太一家，正围坐在黑亮的方桌边吃饭，一只小花猫忽然跳到了虎子的腿上，喵喵地叫个不

停，可能是想吃东西吧！虎子立即把手中的半个白馍，塞到小猫的嘴边。万兴太看在眼里，气在心中：“遭孽！”随手给虎子一巴掌。小虎噘起小嘴，低声抽泣起来。

“看你！发那么大的火干啥？孩子家知道个啥？”万奶奶白了丈夫一眼后对虎子说：“别哭啦！快吃饭，乖孩子——吃完了好上学去！”

“都是你惯的！——那么白的馍馍去喂猫，可惜不？古人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打点粮食容易吗？嗯。”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不是会背吗？——看你还用白馍喂猫不？”姐姐插嘴说。

虎子用他那藕节似地小手，抹一把眼泪，狠狠地把猫甩在了地上：“滚——”

吃过早饭，虎子拎上书包，便和表哥一块上学去了。

一进校门，看见胖老师正背着双手，威严地站在教室门口，训斥跪在他身边的两个学生，心中便“咯噔”一下，想抽身往回逃走。可又觉得老师看见了自己……只好硬着头皮向教室走来，也乖乖地跪下，并低下了头儿。

老师怒气冲冲地说：“都给我回教室去！——如果再迟到，每人二十大板！听见没有？”

“听见了！”罚跪的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毕，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翻开书本，咿呀咿

呀地大声朗读起来。有的还摇晃着脑袋，眯缝着眼睛背诵课文。书声琅琅，响彻屋宇。

这时，胖老师步履蹒跚地走上讲台，用异乎寻常的抑郁目光，扫视大家一眼。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同学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是很宝贵的。失去了是不会再找回来的！我的孩子们。……过去，你们只知道玩耍，不用心念书，迟到，早退，逃学……日本兵快打来了！……再也没有时间了。你们不后悔吗？反正我很后悔，很内疚……我没有教好你们。都德的《最后一课》你们读过吗？孩子们！我们马上就要变成亡国奴了！明白吗？”……胖老师讲着讲着，泪花儿从眼眶里刷刷地滚落下来。抽泣、呜咽、号啕大哭……学生们因受老师的强烈感染，也都哭了起来。整个教室里一片呜咽的哭泣声。

胖老师从口袋里，掏出雪白的手帕，擦擦眼边的泪水，挥挥手说：“今天，我们上这一课，也是最后的一课啊！”说毕，他用颤抖的大手，拣起一只粉笔，在黑板上工工正正地写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两条醒目的标语。

这时，学生们情绪激昂，心情振奋，自发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其场面激昂悲壮，催人泪下。

轰隆隆！远处隐约地传来一阵阵沉闷的大炮声。同时，门外也传来一阵阵杂乱的脚步声，马嘶声，还夹杂着粗野的叫骂声。